

论《学记》教育思想的现实意义

柯艺扬¹, 柯晓露²

(1. 福建省安溪教师进修学校, 福建 安溪 362400; 2. 福建教育学院, 福州 351000)

摘要:《学记》所确立的教育思想, 二千多年来之所以能够薪火相传, 光耀教坛, 其根本原因在于它深刻地揭示了教育教学的一般规律。《学记》中“教学为先”, “善喻”, “豫时孙摩”、“长善救失”, “教学相长”、“藏修息游”, “为人师”的资格以及“严师”、“道尊”、“敬业”的思想, 具有不朽的历史价值与积极的现实意义。

关键词:《学记》; 教育思想; 现实意义

中图分类号: G421

文献标志码: A

文章编号: 1002-0845(2008)10-0006-02

《学记》全文1 227字, 论述了教育目的、学校学制、教育教学原则方法、教师修养等一系列重要问题。它论证严密, 说理辩证, 言简意赅。

一、“教学为先”——治国的根本大计

《学记》开篇即云:“求善良, 足以小闻, 不足以动众; 就贤体远, 足以动众, 未足以化民。君子如欲化民成俗, 其必由学乎! 玉不琢, 不成器; 人不学, 不知道。是故, 古之王者建国君民, 教学为先。”

“化民成俗, 其必由学”、“建国君民, 教学为先。”16个字, 见地何等深刻!

《学记》认为, 治国者要统一民心, 化民易俗, 形成统一的社会道德风尚, 形成良风美俗, “其必由学”, 因而, 建国者要建立国家, 为民之君, 莫过于“教学为先”。

《学记》关于教育在立国治国中的地位与作用的观点, 是经得起历史的检验的, 是高瞻远瞩的。正如现代著名教育家陶行知先生说过的: 教育是国家万年根本大计。

二、“善喻”教学法——古今教育家一脉相承

孔子有句名言:“不愤不启, 不悱不发。”意为当学生对某个问题积极地进行思考, 还没有完全想通的时候给予启发; 当学生对某个问题思考已有所得, 但不十分明确, 还表达不出来的时候给予开导。

《学记》指出:“君子之教喻也, 道而弗牵, 强而弗抑, 开而弗达。道而弗牵则和, 强而弗抑则易, 开而弗达则思, 和易以思, 可谓善喻矣。”“喻”即启发, “善喻”即善于启发。“善喻”教学法包括三个要点:

一是“道而弗牵”。“道”即“导”, 要求在教学过程中, 教师起主导作用, 引导学生主动地投入学习, 而不能牵制束缚学生的思维, 拉着他们的鼻子走。

二是“强而弗抑”。“强”即鼓励、督促。要求在教学过程中, 不断给学生以鼓励和督促, 给学生以足够的自信心。在愉快的教学过程中, 使学生感到我能我行, 而不能压抑学生的思维, 妨碍发展。

三是“开而弗达”。“开”即“开端”, 指提出问题; “达”即“通达”、“到达”, 指问题的结论、答案。要求在教学过程中

教师提出问题后, 不必马上提供答案, 应引导学生自己去钻研, 去探究, 力求自己解答。

“善喻”教学法强调“道、强、开”, 禁止“牵、抑、达”。其核心在“道”(导), 其目的在“和易以思”, 要求在和谐的教学过程中, 开发学生智力, 培养学生能力。这不仅符合教学的一般规律, 而且揭示了教学过程与方法的本质特征。两千多年来, 它一直为教育家们所推崇并付诸实践。

宋朝朱熹很重视“善喻”教学法。他说:“指引者师之功也。”又说:“师友之功, 但能示之于始, 而正之于终尔。”朱熹强调教师的作用在于“道”, 在于“指引”, 而不是“牵引”, 这和“道而弗牵”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。我们现在倡导的“三维”教学目标, 自主、合作和探究的学习方式, 认为教师应营造和谐氛围, 在课堂上当好组织者与指导者, 要以学生为主体, 培养学生的创新思维。这些新理念, 究其根底, 它与“善喻”教学法是一脉相承的。

三、“豫时孙摩”、“长善救失”——永恒的教育教学原则

《学记》说:“禁于未发之谓豫, 当其可之谓时, 不陵节而施之谓孙, 相观而善之谓摩, 此四者, 教之所由兴也。”紧接着, 《学记》从反面加以论证:“发然后禁, 则捍格而不胜, 时过然后学, 则勤苦而难成; 杂施而不孙, 则坏乱而不修; 独学而无友, 则孤陋而寡闻……教之所由废也。”“豫、时、孙、摩”的教育思想包含着四条教育原则。而一“兴”一“废”, 则指出了“豫时孙摩”的极端重要性。

“豫”即“预”。《学记》认为对学生教育, 应该在学生不良行为发生之前就加以防范。如等到不良行为发生后再制止, 就格外费力。

“时”即“及时”。《学记》认为抓住适当时机, 及时教学, 便会获得最佳效果。如错过时机, 再勤奋费力, 也难以取得成效。

“孙”即“顺”, “循序渐进”。要求循序渐进学习, 一步一个脚印地前进, 不能好高骛远。如“杂施”无序, 学生学得夹生, 只能事倍功半。原苏联巴甫洛夫曾经再三告诫青年“循序渐进, 循序渐进, 再循序渐进”就是这个道理。

“摩”即“观摩”、“切磋”。主张同学之间相互观摩, 合作学习, 取长补短, 就能共同进步。否则, 独学而无友, 必将孤陋寡闻, 影响进步。当然《学记》还认为, 交友要慎重, 不要因为交友不慎, 走上歧途。

“豫时孙摩”四条原则方法, 置之当今, 可以视为教学指南。“教之所由兴”, 在于它符合教学认知的一般规律。“教之所由废”, 在于它不“豫”、违“时”、不“孙”、无“摩”。

收稿日期: 2008-02-05

作者简介: 柯艺扬(1953-), 男, 福建安溪人, 中学高级教师, 从事中学教育教学研究; 柯晓露(1982-), 女, 福建安溪人, 助教, 硕士, 从事基础教育教育教学研究。

为使教学更有效地进行,《学记》还提出“长善救失”的教学原则。

《学记》说:“学者有四失,教者必知之。人之学也,或失则多,或失则寡,或失则易,或失则止,此四者,心之莫同也。知其心,然后能救其失也。教也者,长善而救其失者也。”

“长善”即善于发现学生的闪光点,及时加以肯定。这正如苏联教育家苏霍姆林斯基指出的:“教育者的明智、技巧和艺术,就在于发现每一个学生特有的兴趣、爱好、特长和志趣,大胆地让每一个人的才能得到尽量地发展。甚至是在最平庸的、智力发展上最感困难的学生面前,都向他打开精神发展的领域,使他能在这个领域里达到一个高处,显示自己,宣告大写的‘我’的存在,从人的自尊感的源泉中吸取力量,感到自己并不低人一等,而是一个精神丰富的人。”苏霍姆林斯基的论述其实是“长善”的最好注脚。

“救失”即补救过失。《学记》分析了学生学习上普遍存在的毛病,总结出了四种类型。一为“或失则多”,表现为贪多务得,过于庞杂,缺乏专精;二为“或失则寡”,表现为学习单一,知识面过于狭窄;三为“或失则易”,表现为对学习的艰巨性估计不足,浅尝辄止;四为“或失则止”,表现为在学习中畏难退缩而裹足不前,缺乏积极进取的勇气。

这四种类型的缺点与毛病,有显性的,有隐性的;有张三的,有李四的;有“多”的,有“寡”的;有“易”的,有“止”的。正是“心之莫同也”。作为教师,就得深刻了解学生的个性心理特征,“知其心,然后能救其失也”。

四、“教学相长”、“藏修息游”——跨越时空的先进理念

《学记》说:“虽有嘉肴,弗食不知其旨也;虽有至道,弗学不知其善也。是故学然后知不足,教然后知困。知不足然后能自反也;知困,然后能自强也。故曰:教学相长也。”

这段话强调了实践的重要性,还全面论证了教与学的辩证关系,指出了教与学是辩证的统一体,相互依存,相互促进。知识是无穷的,教学是无止境的。教因学而得益,学因教而日进,教能助长学,学也能助长教,这就是“教学相长”。现在,“教学相长”仍为广大教育工作者所提倡,只是语意有所偏重,着重指师生之间的互相促进,共同提高而已。

《学记》又说:“时教必有正业,退息必有居学。不学操缦,不能安弦;不学博依,不能安诗;不学杂服,不能安礼;不兴其艺,不能乐学。故君子之于学也,藏焉修焉息焉游焉。”“藏息相辅”的原则要求课内与课外相结合,劳与逸相结合,学习时要尽心学习,休息时要尽心游乐。

这段话深刻地阐述了“正业”与“居学”——课堂教学与课外作业、课外活动之间的关系。《学记》认为,课外若不练习好调弦,课内就完成不了乐教的任务;课外若不练习好洒扫应对进退这些日常礼节,课内就完成不了礼教的任务;课外若不能开展丰富多彩的技艺活动,就不能培养学生真正的学习兴趣。“正业”与“居学”是教育的两个轮子,缺一不可。

“藏修息游”,虽然只有4字,却全方位地探讨了课堂教学与课外活动、接受知识与消化知识、学习与游乐、亲师与乐友等诸多关系,同时指出它们是相对的统一体,是整个教育过程不可或缺的一部分。这是很了不起的立体构建,它与我们现在倡导的综合性学习活动,研究性学习活动,本质上是一致的。

五、“为人师”资格——严格的素质要求

《学记》对教师的要求涉及好多方面,直接提到能“为师”的有二处:一是“善歌者使人继其声,善教者使人继其志……君子知至学之难易,而知其美恶,然后能博喻,能博喻然后能为师”。“博喻”,即循循善诱,不拘一途也。二是“君子既知教之所由兴,又知教之所由废,然后可以为人师也”。

看来《学记》对“为师”的要求起码有二:一是相当的修

养。教师应“知至学”、“知善恶”。也就是说,为师的必须具有一定的社会理想和高尚的师德,同时具有渊博的学识。二是懂得教育学。教师应“知兴废”、“能博喻”。也就是说,为师的必须接受严格的训练,能够遵循教育与教学原则,掌握并熟练运用教学技巧进行教学。

反过来《学记》又指出:“记问之学,不足以为人师。必也其听语乎,力不能问,然后语之,语之而不知,虽舍之可也。”《学记》认为,当教师的如果仅记诵一些古书章句以待学生提问,这样的教师,没有真正的学问,缺乏当教师应有的学力与修养,不能给学生清楚而满意的解答,不能引导学生自觉地按着自己所指引的方向前进,是“不足以为人师”的,“虽舍之可也”。

“善待问者如撞钟,叩之以小者则小鸣,叩之以大者则大鸣,待其从容,然后尽其声”。《学记》认为,作为教师,传道解惑,要有的放矢,击中问题要害,令问者口服心服,“从容”、“尽其声”。

《学记》还鞭挞了一些不合格的教师:“今之教者,呻其估毕,多其讯,言及于数,进而不顾其安,使人不由其诚,教人不尽其材,其施之也悖,其求之也佛。”指出这些教师的教学,不看对象,不讲究教学方式方法,只会吟讽手中书本,不管学生听懂与否,随意滥问,搞“注入式”教学,求学耆一头雾水,不知来龙去脉,一堂课下来,一无所得。其结果是学生厌恶教师,厌恶学习。“隐其学而疾其师,苦其难而不知其益也”。像这样的学生,即使混到学业毕业,也是不会成功的。正如《学记》指出:“虽终其业,其去之必速,教之不刑(“刑”指“成功”),其此之由乎?”

上述可见,《学记》对教师素质的要求是挺高的。这跟现在时髦的说法“学高为师,行正为范”是一致的。

六、“严师”、“道尊”、“敬业”——并非“师道尊严”

的确,《学记》谈到“师严道尊”。请看原文:“凡学之道,严师为难,师严然后道尊,道尊然后民知敬学。”“严师”,据《辞源》解:“严,尊敬也。”“严师”即尊敬老师也;“道”,指思想、学说、方法、技巧,不同学者、学派赋予“道”的含意各不相同。《学记》强调搞教育,难的是尊敬教师。指出,只有尊敬老师,教育才能得到重视,社会百姓也才能“敬学”,才能尊师重教。

《学记》的提法没有过时,其本意与现代教育所摒弃的“师道尊严”是有本质的区别的。我们批判的“师道尊严”,在于有的教师喜欢唯我独尊,搞“一言堂”,压抑学生的思维,不容许学生有不同的见解,否则,被视为大逆不道。

从《学记》全文看,“师尊道严”的观点并没有什么不对。至于为师者该不该得到尊敬,为师者要不要尊严,这是毋庸置疑的。

我们认为,为师者,爱生如子,为生者,敬师如父,这未必是坏事,何况仅仅是比喻而已。

我们还认为,如果当老师的没有一点“尊严”,又怎能在教学中担当起“组织者”与“指导者”的重任呢?

七、结束语

《学记》的教育思想,尤其是教学原则和方法,虽隔两千多年,犹熠熠闪光,这是因为它深刻地揭示了教育教学的一般规律,具有普遍性、科学性和实用性,值得我们认真学习、借鉴。

参考文献:

- [1] 四书五经[M].北京:中国书店,1985.
- [2] 蔡元培全集[M].北京:中华书局,1984.
- [3] 教师日记[M].上海:上海教育出版社,1992.
- [4] 中国教育思想史[M].天津:天津教育出版社,1992.

[责任编辑:东升]